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56
18 July 1979

CHINESE

第二一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萨瓦拉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赫尔奇卡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比巴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866 号，A-3550 室）。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向退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开始进行下午的工作以前，我愿意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向我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苏联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表示感谢，多谢他严谨、谦逊、熟练、快捷地主持安理会六月份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安全理事会第 446 (1979) 号决议和所设委员会的报告 (S/13450 和 Add. 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以色列、约旦和埃及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受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下，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马吉德先生（埃及）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主席的来信，内容如下：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即将举行的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会议，请阁下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主席的名义在安理会发言。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主席劳尔·科里大使在信上署名。

过去，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议程上的事项时，曾经向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按照过去这方面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主席劳尔·科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内容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过去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对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的审议。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 S/13456 号文件散发。

科威特代表的提议不是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或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是如果安理会通过这项提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该组织即与按照第三十七条应邀参加辩论的会员国享有同样权利。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是否想就这项提议发表意见？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由于美国不赞同安全理事会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的特定程序，所以我请你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

主席：因为没有别的成员国想要在这个时候发言，安理会就把科威特的提议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因此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记得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至二十二日安理会第二一二三至二一二八次以及二一三一和二一三四次会议审议这个项目时，通过了第446（1979）号决议，按照这项决议设立了一个由安全理事会三个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以审议一九六七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移民点的情况。委员会由葡萄牙、玻利维亚和赞比亚组成。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委员会在委员会主席葡萄牙马蒂亚斯大使、玻利维亚萨瓦拉大使和赞比亚穆图克瓦大使署名的信中递送了它的报告。安理会收到了S/13450和Add. 1号文件中的委员会的报告。

现在由委员会各成员介绍委员会的报告。首先请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葡萄牙代表发言。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们两国一向是友好的。但很奇怪，两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没有结成联盟来象征我们的友谊。后来，在六百年前，我们纠正了这种状态，结成了联盟，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真诚恪守这个盟约。这确实是世界最古老的盟约。主席阁下，我们很高兴看见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职位。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在友好的情谊政治和历史的联系下维系起来的。

我国代表团一向对你尊重和敬佩，因为你判断精明、才智聪敏，而且性格温厚幽默。你对事务的重要性有全面的看法，因此对问题有很好的认识。由于这些特点，你定能认真确实地主持我们的工作。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苏联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表示感谢，多谢他出色地主持安理会六月份的工作，他一再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外交才干。

我很荣幸地提出安全理事会按照今年三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编制和草拟的文件，就会知道委员会履行职责时所遵守的方针和执行任务的方法。我们已尽力将行动限于履行这项任务上面，即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移民点的情况和审议耶路耶冷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整个中东问题是紧密相连、错综复杂的，其前因后果往往纠缠不清、难以区分。这是一幕悲剧，其在人性、宗教和政治上的强烈程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考虑了履行职责的最好办法。我们决定与有关各方取得联系，争取它们协力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排除偏见，弄清其中所涉的问题，然后向安理会提供有关的资料和各种的方法，以尽可能作出最明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这是我们工作的唯一指导，也是鼓舞我们的唯一价值。委员会三个代表团的成员的工作态度是严谨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态度，由于下述原因而得到增强，那就是，它们代表的地域各有各的贡献，各有各的文化；每个国家有其特有的历史特性，而且在道德、文化和专门知识上各有所长。每个代表团对于务须取得的真理和正义都有一致的认识，并且对共同的努力作出了贡献，作出这些贡献的方法又构成了一种平衡的因素。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以色列政府决定采取这种立场，无视我们多次要求改变立场的劝说，拒绝同委员会进行任何合作，深表痛惜。对于安理会的一项决定竟这样企图行使否决权，但是，面对着这种企图，我们尽忠职守，没有退让。

我们继续工作，以求履行我们的任务。我们深信可以在中东其他国家、联合国其他机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和个别人士中找到我们所需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未曾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设法寻找了其他的资料来沅。

在访问过的国家中，我们已注意到各国政府所表示的正式立场，并将这些立场的要点载在报告中，另一方面，我们已将各方供给我们的一切机密文件、地图和其他许多资料都列入报告的附件中，或托交联合国组织代管。我们认为，虽然这些资料从宽广的角度来解释与我们的任务规定有关，但却不必载入报告本身之内。这些资料也可交给会员国处理。

在访问中东期间，委员会还有机会听取许多证人的证词。委员会已按照自己的任务规定将这些证词进行分析，并以简略的形式载入报告中。尽管在查核某些资料时迁到种种困难，而且其他数据的正确性也有可疑之处，但委员会还是将许多证词的内容载入，因为在多次听证过程中，不同的发言人都经常复述这些证词，因此，这些证词描述和介绍了有关各方所目睹、经历和关心的问题 and 情况。而所描述的某些事实是连贯一致的，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真正感情和精神状态的，因此我们认为，将这些事实、特别是将关于以色列施加压力强迫阿拉伯居民外迁的证词，向安理会反映，是很有用处的。

在这方面，巴勒斯坦难民的这种无法容忍的处境使我们想到身受强迫放逐之害的所有类似受害者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所处的绝望境况，也使我们认识到，中东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和或消失，反而愈益扩大，愈益严重。难民的命运是同其民族的命运等同的。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我们必须针对这种看法采取行动，确保他们有返回家园的权利。

报告中的结论，是委员会搜集的真实证词。我们认为应将这些证词提交给安理会审议，以便将来可以作出某些决定。我们认为，移民点是旨在使以色列插足被占领领土的一件政治武器。委员会深信，这样的政策违反国际法，是在中东取

到正义和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委员会还认为，这项政策会使被占领领土和耶路撒冷产生严重的地理和人口变动，因此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普遍违反与军事占领问题有关的国际法。我们认为，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出席安全理事会的国家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谴责这项政策，敦促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领土制造、建立和设置移民点。引用一句有名的格言说，如果以色列政府继续顽固推行这项政策，它犯的“不仅是罪恶，而且是错误”。这样下去将对该区的和平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

我们的任务还包括研究耶路撒冷的局势，因此报告也论述这个题目。我们曾经同许多人谈过话，我们特别记得他们在安曼四周的山地上遥指运处圣城的情景。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无法反映出这个问题在这些人之中所激起的感情。我们知道其他人也怀着同样的感情。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我们曾经在建议中指出，国际社会应当铭记这个城市对世界三大一神论宗教在精神上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保护措施来保存这块圣地。我们希望，圣城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聚会场所，成为一个和平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人们可以下定决心团结一致，保障和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兄弟般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我还想借履行这项愉快工作的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多谢那些协助我们执行工作的人士。

首先，我要多谢玻利维亚和赞比亚代表团提供真诚的合作，尤其感谢他们给予精明和切实的协助。

我还要多谢秘书长供给委员会一批人品高尚、资历优秀的国际公务员。他们的工作、涵养和努力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最后，我要对在访问中热烈欢迎我们的国家表示感谢。我们所到之处，各国政府、政界人士和各界人民都怀着信赖、友好、热诚和尊敬的心情来接待我们，

充分发扬了阿拉伯高尚的好客传统。我们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向他们答谢。今天我要再次向他们致谢，感谢他们在我们访问中东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款待。

主席：多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讲的十分友好的话。

萨瓦拉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玻利维亚代表团希望告诉你，我们很高兴看见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的主席。以你杰出的国际主义者和外交家品德，加上贵国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积极和坚定地合作解决折磨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以及致力于发展中人民的进展的立场，你的领导一定会卓有成效，国际社会提交安全理事会处理的问题往往很难适当而公平地获得解决，因此你的有效领导就更为宝贵。想到把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传统的友好和密切关系，我就不必重申我们多么愿意同你合作、一起努力。

同时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苏联大使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谢意，他的渊博经验和远见使他能够在他的任期内成功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希望向他致敬，并表示我们的谢忱与钦佩。

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理会任命玻利维亚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在我看来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客观事实的建设性工具，我们真正相信该委员会将有助于未来在世界这个非常动荡的地区达成和平。因此我们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前往中东访问。

听取了我们的主席葡萄牙大使莱昂纳多·马蒂亚斯先生的发言后，我国代表团只需赞同并坚决支持他所说的话，以及再次重申我们的信念：只有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范围内，也就是确定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国际疆界内生存的权利以及历尽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采取全球性的联合行动，才能取得该地区的持久和平。

请容我再简单强调玻利维亚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两点：

我国认为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玻利维亚曾经遭到过攻击，有一次严重的攻击剥夺了当初我们建立共和国时所拥有的入海权。任何以武力强占领土，任何侵占领土或肢解主权的行动都是违反文明共存原则、违反《宪章》宗旨以及违反国际原则与惯例的，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行为。

关于耶路撒冷的地位，考虑到世界三个主要一神论宗教的资深代表的意见，我国代表团相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安全理事会将来可以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也完全符合教宗约翰·保禄二世阁下的声明，我国过去也支持教宗的声明，今年三月我们曾表示，希望耶路撒冷能够得到足够的保证，以便成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徒和谐相处的中心，进而使圣城的都市、艺术和历史综合体可以保存下来。

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时，应当谨重考虑委员会今天提出的报告附件里所载的约旦王储哈桑殿下表示的意见，他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处理这个极端重要的独特问题。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这个意见，我也确信这个提议会得到世界上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支持。

最后，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向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等国元首及其政府高级官员，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热情地接待委员会并给予非常宝贵的合作，否则委员会就很难完满地完成任务。

我们也必须着重指出联合国部队在该地区执行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时时给予我们宝贵的支助。我们很感谢他们，以及同我们在一起无私地、很负责地工作的秘书处人员。

我衷心祝福我的葡萄牙和赞比亚同事马蒂亚斯大使和穆图克瓦先生，并感谢他们坚定不移的友谊与支持。

在结束之前，我不能不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以色列的态度表示遗憾，它不许委员会前往占领区，使我们无法更全面了解和更好地评价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根本违反了该国的利益。

主席：我感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穆图克瓦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赞比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我国代表团认为，以你特有的坦率和果断，我们这个月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圆满的结果，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讨好你。而且，安全理事会讨论被占领领土局势的会议由对于复杂的中东问题一点也不陌生的国家的代表来主持，是很合适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你的前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他的外交才干使安理会平稳地度过闷热的六月。

我以赞比亚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选择我国担任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三国委员会的成员。

我国代表团赞同我们委员会能干的主席葡萄牙大使介绍安理会现在处理的委员会报告时所做的令人信服的发言。至少可以说，我的葡萄牙和玻利维亚兄弟和我，我们合作得很好。

委员会主席和玻利维亚代表的发言提供了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补充资料。因此，我只谈与我们眼前的问题有关的一些原则事项的几点意见。

赞比亚代表团根据我们的原则，以坦率的胸怀和对委员会面临的问题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委员会的任务。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衡量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促进中东的和平。在这样做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它以前是、现在也还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我们认为，唯有实事求是，委员会才能最好地完成它所肩负的和平事业的神圣使命。对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以色列移民点问题，赞比亚代表团认为，在编写作为未来行动的基础的报告时，极端需要客观。很幸运，联合国现在得到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联合国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决不能是因为缺乏资料。因此，我们决定视察该区域以便获得资料。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委员会决定视察占领区和领土被占领的国家与人民。这些是直接有关的方面。我们希望从占领者和被压迫者与失所人民两方面来了解事实。

安理会知道，以色列政府全然拒绝让我们视察占领区，虽然我们屡次要求它给予合作。对于这一点，我要重申，错误完全在以色列政府，它应当为其行动和失策负责。不过，虽然以色列拒绝让委员会视察占领区，我们仍设法收集到大量资料，作为我们报告的根据。这是来自三个洲的三个代表安理会的国家联合进行的工作。

在委员会调查期间，我国代表团始终关注的问题是：“以色列移民政策的实质或本质是什么？”

原则上，任何地方的外来移民者驱逐当地人民的政策都是殖民主义的重要部分。因此，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犹太殖民者移民点的政策，是当今二十世纪的殖民主义。曾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迫害的我们，对殖民主义的各种现象非常了解。

以色列建立犹太人殖民地，驱逐该地区的当地人民，企图使它以暴力占领外国土地的行为合法化。更为不幸的是，移民点的设置造成了大批人民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驱离他们生长的土地，成为流浪他处无家可归的难民。同时，以色列当局不断掠夺占领区的土地、水源、自然资源和当地人民的劳力。

另一方面，以色列当局积极用它的宣传工具转移大家对它们实际掠夺占领区的行动的注意。我们代表团充分了解，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并不是出于所谓安全的考虑。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件事。同样我们也清楚，“移民”一词只不过是殖民的委婉说法而已。

我们大家都了解，在占领下移民的政策是违反国际法和国家间文明行为常规的。而且，现代的国际关系绝对不允许为了殖民而征服他国。

事实既然如此，安全理事会就应该即刻终止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并且向以色列当局清楚明确地传达这个意思。历史证明，进行帝国主义式的领土扩张的国家一定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领土被它们占领的人民总会采取行动的。这是逻辑和历史的规律。

委员会的报告及其附件清楚显示，中东局势虽然表面上很宁静，实际上却随时可能爆发事故被逐出家园的人们感到愤愤不平，甚至觉得他们被出卖了。他们企求正义获得申张。他们盼望安理会替他们解决问题。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希望安理会的任何成员国都不要使他们的期望落空。

因为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我不指名任何怂恿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设立犹太移民点的国家。不过，我呼吁有关国家政府停止从它们国家输送资金给以色列设立移民点。

关于和平的展望，唯一的安慰，也是唯一感觉到的希望是：我们从视察过的地区得到的讯息是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他们希望一种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的和平。

国际社会有责任鼓励这种促进和平的安排。处理移民点问题是促进该地区和平的首要步骤之一。

安全理事会因此应当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设立、建造和计划移民点。安理会也应当迫切敦促以色列政府宣布它同意拆除现有的移民点。随后以色列应当撤离它以暴力占领的领土。

此外，应当定出一种办法来保障合法拥有人被没收的财产。这是赞比亚的呼吁。

最后，让我代表我国说几句话，我们随时愿意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致力于在动乱的中东地区建立和平。赞比亚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促进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和睦。我们保证如此对待中东人民。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主席及其他成员诚心诚意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委托给他们的艰巨任务，我代表安全理事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代表们在安理会上每一个月的第一次发言时，照例要向安理会当月的主席表示敬意。但是我今天除了要照例祝贺你担任七月份的主席之外，还有一些话要说。

因为你就要卸任，我想借此机会对你个人对联合国的工作的贡献说几句话。你处事严谨、精明、并且具有幽默感。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处事公道而得体可以作为表率。在协商的时候，你一贯是合情合理、温和适度。因此，你为你自己和你的国家赢得了非常应得的名誉和影响力。

在我去年被派担任为以色列常驻代表之前，我有好几次机会在大会和安理会的观众席上赞赏过你的才能和表现。在以后几天，我们无疑还有机会向你道别。可是我仍然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祝愿你未来万事如意。

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过去四个月来，安全理事会里所有那些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着的中东和平努力的人，正在合力把安理会拖进一个宣传运动。第一炮是约旦在三月份首先发出的，当时美国总统正要到中东去同埃及和以色列的领袖商谈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的最后阶段。约旦一定要发言，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约旦选的时机明显地表明它的目的是要破坏那个历史性的条约的最后谈判。条约就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结束后四天签订了。约旦不理睬一再的邀请，拒绝参加这项和平的努力，确实是进一步证明了它有意破坏。

同时，所谓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鼓动，也企图把安全理事会拖到反对这个和平努力的宣传中。不到三个星期之前，“巴勒斯坦委员会”发起了一个明显地具有恶毒企图的辩论，并故意选择一个时机，把会期错开，使它在这个月底复会。这样几乎整整一个夏季，安理会不断地被中东和平的敌人所操纵。

所有这些是一个更大的战略的部分，要断章取义地钉住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某些现象来进行破坏，虽然这些现象正是目前为达成全面和平正在进行的谈判的主题。这些解决办法只是一个复杂的整个解决办法的一面，任何人企图把这一面任意

地从更广泛的问题割裂开来，都是对现实的歪曲。整个问题可见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该决议除了别的以外，包括以色列国合法、合理的安全要求，这同解决办法的问题直接有关。但是，因为三国委员会的任务中忽视了安全边界和关系到以色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其他有关问题，它的报告对问题的处理含有可以预见的偏袒和歪曲。安全理事会被和平的敌人巧妙地操纵着回避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这只能损害中东的和平事业。不但如此，这种把冲突的解决办法加以割裂，是与唯一的通往和平的道路直接冲突，这条道路就是有关国家之间的直接谈判。直接谈判已经成功地缔结了第一项以色列—阿拉伯和平条约。

安理会面前的这份报告是1979年3月22日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的委员会编写的。该决议是许多因素造成的。除了约旦及其同伙的反和平意图之外，还有某些国家根据被故意歪曲的情报和曲解而采取的偏向一方的偏见立场。该决议也是安理会一些成员国的政治机会主义的产品，它们考虑到一些与安理会审议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顾虑和利益。

该委员会在该决议的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都预先作出了它的结论。

该决议在它的序言部分毫无保留地申明无理的主张，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自从1967年以来受以色列管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而有名的国际法权威已否定了该公约对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适用性。请安理会注意卓越的国际法权威，耶鲁大学法学院尤金·罗斯托教授的意见，他在1979年7月3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中指出，以色列主张《日内瓦第四公约》不应用于目前这宗案件是对的。

在执行部分，该决议预先就确定以色列的村民和农民移到该等地区没有法律效力，并对中东持久和平构成了严重的阻挠。在执行部分第3段，该决议据此认为以色列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有害于和平。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该决议的不公正的偏见性质。就是根据这些结论，安理会设立了该委员会，表面上的目的是要发

掘事实，该委员会受命所要发掘的事实必须符合安理会预先所作的结论。如果不符合，那么事实不算。

既然负有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任务，就难怪到时候该委员会的报告具有什么样可能的性质，而且一定会有这种性质。由于上述的这些理由，以色列政府反对整个第446(1979)号决议，以及同根据它而设立的委员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甚至随便翻一翻该委员会报告及其结论都可以看出，以色列的保留立场是非常有理的。特别丢人的是，报告的语调和手法不幸竟是“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报告里所用的那一套，而巴勒斯坦委员会只不过是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一个专门对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滥施恐怖和专门大规模谋杀其公民的犯罪组织——手中的顺服工具。

同时，就象“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报告一样，现在这份报告也接受了以色列的死敌们的观点，就好象它们是坚实而客观的证据一样。尽管该委员会所说的要“直率地和批判地”评价所有的资料(S/13450和Corr. 1, 第219段)，但事实上，它的报告主要都是不符合批判原则地对以色列的主权权利反复作最极端的放肆攻击。

该委员会在累积这些证词的过程中，甚至超出了它已经偏误的职权所给它的权力。尽管它否认说，

“委员会希望证人尽可能把证词限制在〔委员会的〕的任务之内”（同上，第35段），

事实上，该委员会听取了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对难民情况、对黎巴嫩局势、对人权问题、以及对一些明显地超越了第446(1979)号决议规定的其他事项的意见的长篇大论。它不仅欣赏关于那些问题的说明，并且还大量照抄进它的报告，甚至把其中的一些掺入它的结论和建议里。不但如此，就象该委员会正在中东的时候新闻部的新闻稿所说的，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所作的某些发言非常不符合他们所负的任务。例如，他们刚抵达阿曼，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该委员会的成员就居然认为应该谴

责以色列（参看新闻厅的第SC/4069号新闻稿）。几天之后在一个难民营，他们公开地就难民这个题目——一个毫无疑问超出该委员会的任务范围的问题——发表了非常有问题的意见（这可以参看新闻厅第SC/4073号新闻稿）。

既然该委员会宣称“将完全客观地执行其任务”，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何以该委员会完全不提到以色列在三月份的辩论中和在许多其他场合中对这个题目所提出的各种详细资料和意见。三月间我向安理会提出无可辩驳的精确的事实和数字，驳斥约旦代表对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别出心裁地提出的伪证。然而在该委员会的报告里完全相信约旦的和其他反以色列的声明，并在报告结论里不加批判地引用，而毫不提到以色列的意见。似乎是该委员会觉得跑一趟纽约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比绕中东旅行一趟还要困难。

该委员会也没有利用每一间够格的图书馆都拥有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学术性著作，去验证一下它长篇大论所引用的说法。因此，该委员会对1967年战争的原因和难民问题的形成等问题的看法，同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此地不符，以致它们就同约旦四个月之前在安理会的发言一样地不可置信。

从该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可以看出它完全缺乏客观性和批判的态度，该结论赞扬巴解组织对和平的期望和看法。而巴解组织所采取的和平态度是众所周知的。那末，这就是一根量尺，整个报告必须用这根量尺来量度。

因此，我现在不要详细讨论这个报告。但是，为了说明它完全不可信，我要提出它结论里的几点。

根据该报告，

“……自1967年以来……耶路撒冷和西岸的阿拉伯人口已下降了32%。”各位成员代表可以回顾1979年3月13日我在发言里提给安理会的正确的数字：

“耶路撒冷在1967年统一的时候，它的非犹太居民大约为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自从那时以来，非犹太的人口已增加为9.5万人。”

“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区域的人口，1967年为96·5万人，现已增加了20%，数字约达115万人。”

我认为引用临时逐字记录都没有用处，因为该委员会显然完全忽视以色列代表向安理会正式提出的发言。反之，它宁可相信那些只代表其本人的不具名的个人的看法。

特别关于朱迪亚和萨马里亚，我要补充说明一点，以资澄清。1967年9月人口普查的时候，其人口是58·5万人。1978年底增为69·4万人，亦即大约增加了16·4%。

第二，它声称，“仍然住在”这些领土里的阿拉伯居民“不断遭受到要他们移民出境的压力”。这是荒谬可笑的。1967年以来领土内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校儿童的数目从1968年的22·2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37·5万人。学校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从不到1000所增加到1300所以上。1967年没有大学和学院，现在有两所大学和两个学院开课。阿拉伯人所耕作的土地，灌溉面积已增加了160%。农用拖拉机的数目从1967年的130台增加为1976年的1,750台。农业生产和工业增长率都增长达每年11%。农业收入按实值计增加了2·6倍。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4%的增长率增加。谁能想象任何人会相信一个曾鼓励并帮助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政府会压迫当地居民要他们离开？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而可恶。

所有这些资料该委员会随时可在我的1979年3月13日的发言中查到。但是它故意要忽视这些——因为，如果事实可能会改变论点的话，又何必要被事实所困呢？

顺便提一句，许多现今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犹太村落，是建立在1948年被约旦或埃及政府没收去的原本为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上。其中大多数是建立在政府或公共的土地上，这些土地数世纪来一直是荒芜不毛之地。在涉及私人土地的少之又少的事例中，是按照有关的约旦法律为公共用途而进行征购的，同

时付给了十足的补偿。

在这方面，我要引用昨天《纽约时报》上耶路撒冷锡安山本尼迪克廷修道院前院长利奥·鲁德洛夫的一封信：

“在西岸一直就有犹太人的居民点。希布伦是一个同以色列有许多古代历史渊源的城市，有一个很兴旺的犹太社区在1929—1936年阿拉伯暴动中大多数犹太人被屠杀，其余的逃走。

“〔本尼迪克廷〕修道院在西岸一向拥有土地，现在仍然拥有土地。其中的一块土地在我出世之前卖给拓荒的犹太人。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他看到过一次阿拉伯人袭击后一些年轻的开垦者被剥光并且部分地被肢解了的尸体的照片。现在犹太人重新在希布伦定居，上述的那块土地成为现在是古什埃齐翁的核心。那些重新定居的人是‘非法’吗？”

既然该委员会这样的歪曲事实，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简单地重申以色列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国在原则上、在法律上、以及为了国家的安全，有权永远住在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

犹太人民和它的本土，埃雷茨以色列——以色列的土地——有不可割裂的联系，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密密地结在世界文化结构里的一部分。在联合国里无论搞多少歪曲和捏造，都不能够抹煞世界政治、精神、文化和宗教历史中这一中心事实。三千年来犹太人生活在这块以色列土地上从来没有间断过，这表明了犹太人民同以色列的土地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的和精神的连系。

国际联盟认为犹太人民对它的土地的权利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并在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书中郑重载明，并强调“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在历史上的连系，以及……有理由在该国重建”——我重复一遍“重建”——“它们民族的家园。”委任统治国还受权负责鼓励“犹太人在该土地上，包括在国有土地和不供作公共用途的

荒地上密集殖民”。

我早先引用的那封信中曾提到，尤金·罗斯托教授的信里提醒我们，“犹太人根据委任统治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居住的权利是完整未损的；今天仍然是完整未损。”（1979年7月3日《纽约时报》）

但是谁要想在该委员会的报告里找到任何提及犹太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都是徒劳。

以色列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建立村庄的合法权利不受那些叫嚷着“占领国”和“被占领的领土”这类词汇的人的影响。这些词汇不是能够为了政治上一时的权宜而操纵利用的一般性含糊概念。它们是具体的、技术性的词汇，在国际法上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

我在1979年3月13日的发言里曾提醒安理会说，国际法权威的文章历历可查，在约旦河以西从前委任统治地的全部巴勒斯坦土地上，以色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权利。

但是谁想在该委员会的报告里找出它任何一点承认以色列对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带的合法权利的字句，都徒劳无功。

任何人如果认真考虑以色列面临的安全问题也都会承认以色列仍然被直接接触其北面和东面边界的敌对阿拉伯国家包围着。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带过去从1948至1967年期间一再被用着对以色列发动永无休止的不断侵略的前进基地。以色列的主要城镇和都市都在阿拉伯大炮有效射程之内，面临着经常遭受攻击的威胁。因此这些地区里的以色列村庄就是一种有效的早期警报系统，并且也是制止战争的重要因素。

最近在我国东面边界发生的事，恰好证明了以色列长期的担忧是有理的，并证实了这些村庄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除了约旦拒绝谈判和平解决外，我们还看到叙利

亚和伊拉克空前的加强军事行动，以及这两个国家正式誓言要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全面的军事联盟”。

然而，该委员会的报告，由于它的偏袒，却不顾以色列安全的需要。

第446(1979)号决议提到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了很多次该公约。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立场是认为该公约不适用于巴勒斯坦的情况，这里就无需再重复了。然而，我要指出，就象1979年3月19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里所说的，以色列不仅是遵守该一公约关于地方居民的各项原则，并且还大大地超过了它们。

我说的每一件事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永久首都更特别适用。

这里，我必须重复1979年3月13日我在安理会就这个问题的发言里所说的话。

耶路撒冷在其长期的历史中经历过很多外国统治者，但其中没有一个把它认作他们的首都。只有犹太人民始终认为它是它们民族的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和唯一的中心。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同我们的圣城有最长的不间断的历史联系。自从3,000年以前大卫王建立起耶路撒冷城作为以色列的首都以来，它一直就是犹太人民的心脏和灵魂。几千年来，犹太人每天祈祷着能返回犹太人的生活、希望和怀念的中心：耶路撒冷。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并且从未中断地占耶路撒冷人口的大多数。

因此，我代表以色列在这里要再说一遍，耶路撒冷，全部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将永远是以色列的和犹太人民的首都。

同时，以色列政府一直就理解，具有其他信仰的民族也深切关切耶路撒冷。它的宗教和文化名胜除了对犹太人以外，对基督徒和回教徒也都是宝贵的。以色列注意到耶路撒冷的文化宝库和多样的精神遗产。

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各圣地的政策是以1967年6月《保护圣地法》为根据的。根据这项法律，保证所有宗教的所有教徒都可以不受限制到各圣地来。同时并保证尊重和保护各圣地。

在这方面，有必要回顾一下1948至1967年约旦占领期间的悲惨记录。约旦公然违反1949年以色列——约旦全面停火协定，阻止犹太人到他们的各圣地和文化机构去。不但如此，约旦政府还开始有计划地消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历史。以色列的回教徒也被约旦禁止在耶路撒冷的旧城的回教寺内祈祷。只有到1967年，该城回归统一了以后，他们才能再度进入。

相反的，1967年以来，除了犹太访客之外，千百万的回教徒和基督徒的游客和朝圣者访问过耶路撒冷，并且自由地在其回教寺和基督教堂祈祷和做礼拜。所有这些游客都可以证明他们有充分的自由进入各种宗教的圣殿崇拜——所有各宗教信仰徒一律享有这一权利，这是该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但是，该委员会却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些事实。它冒失地相信以色列企图把耶路撒冷“犹太化”——注意这个字；我不必提醒各位它是从那个词典里找出来的。因此，以色列被谴责为在耶路撒冷旧城设立“犹太区”。该委员会显然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在1948年以后约旦把它消灭之前多少世纪以来在旧城里就有一个犹太区。里奥·鲁德洛夫院长在先前所引用的信中曾说：

“把耶路撒冷的旧城叫做‘阿拉伯耶路撒冷’是用词不当。该城的希腊区、阿美尼亚区、大的犹太区是什么？旧城是由于使用驱逐人民、毁灭犹太教堂和毁灭犹太坟场等而成为‘犹太化’的。”（1979年7月17日，《纽约时报》）

附带说一下，鲁德洛夫院长从1949年至1969年是耶路撒冷锡安山本尼迪克廷修道院院长，这段期间包括了约旦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和蛮横掠夺的全部时期。

以色列强烈愿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肩并肩地生活在一道，并在和平的环境中互相融合——因为，不然的话，和平两个字有什么意义，而它又有什么价值？

本着这个目的，最近已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进行谈判，以便让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实行自治，设立自治的行政机构。附带地应当指出，该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里完全没有提到第242(1967)号决议，而这个决议是为了达到中东经由谈判取得全面和平的唯一大家同意的方案。目前进行着的谈判设法照顾到这些地区阿拉伯居民的愿望，同时也照顾到以色列居民合法的安全的考虑。我们邀请约旦和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参加这些谈判，但是他们没有来，主要的是因为巴解组织对那些想要参加的人毫不犹疑进行恐吓和暗杀的原故。但是，尽管有人想破坏这些谈判，这些谈判仍将继续进行。并且我们有信心它们将取得成功的结果。

自从签订了1979年3月26日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来，安理会进行过的各次辩论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支持这项和平努力的。这事的本身就是可悲地反映了联合国组织，因为联合国组织本来应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更令人遗憾的也许是，安理会迄今为止一直倾向于鼓励那些完全拒绝和平努力、拒绝《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国家所持的好战而侵略的态度。

在这方面，要记住的是安理会有一个成员国毫不掩饰地代表着阿拉伯反对和平谈判的国家。该代表有一次曾宣称他自己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决支持者。但是，他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准备遵守《宪章》的基本规定，或毫不含糊地清楚表示他所代表的政府现在准备接受安全理事会1967年11月22日第242(1967)号决议。他时常向我们大谈莎士比亚和奥威尔。但是，任何咬文嚼字的花招都不能掩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他的国家——科威特——曾反对过242(1967)号决议，在那些决心阻挠和平努力的国家中是很出风头的。

至于对所谓的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报告要再行的辩论，安理会面临着原则性的抉择。安理会可以不在和平的努力中从中作梗，因为这是结束中东战争和开启中东建设性的前途的唯一实际希望。或者，它可以迎合那些决心阻挠中东的和平、那些完

全否认以色列人民的自决、国家的独立和其本土的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的阴谋诡计。一个旁观者会毫不迟疑地认为，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应义不容辞地作出那一个选择。但是，根据它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方面已有的记录来看，不难预测安理会实际上会作出那一个选择。

以色列这一方将不会帮助那些要破坏和平的明目张胆的行为。更具体地说，由于安全理事会是在那样情况下设立的这个委员会，并且它编出这样一份报告，以色列将同这次辩论完全无关，不管它怎样进行和有什么结果。

主席：我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不想立即反驳以色列大使刚刚作出的不实之词，决定不上他的当，而照原先计划作出发言，然后我希望有机会回答他对我国政府发表的谰言。

主席先生，这是本月我首次出席安全理事会，我希望就你担任主席，致以最深切、最热烈的祝贺，我向你保证，约旦代表团和我——肯定所有其他代表团都一样——高度尊敬你处理主席事务的智慧、灵活、忠诚、热心。我的话，并非只是通常赞扬本机构主席的官样文章；我的话是要正式表达我们对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崇敬，这位政治家作为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过去几年来，不但是他本国、而且也同样是国际社会努力支持和——我们希望——加以巩固的联合国系统的瑰宝。我们深深惋惜，你将离开目前这个极为重要的职位——使我们不再得益于你的宝贵贡献。无论你以后决定从事何种工作，我们希望你同样前往似锦。

我们今天，是在巨大挑战和史无前例的悲剧笼罩下召开会议的。这种挑战不仅仅针对根据法律、道德、基本正义来维护世界秩序的安全理事会；除非及时防止，这种挑战也同样危险地对迫切需要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持久和平造成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的序言

部分和前此安全理事会与大会针对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当然包括耶路撒冷——无情地、有系统地、大规模殖民以及设立移民点所造成的局势而作出的许多决议里，都说迫切需要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我们在此不必反复申说，多所强调，问题正正是：安全理事会是否能够根据法律、《联合国宪章》、与保护被占领区平民的——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约，维护井然有序的国际秩序？还是束手无策，听任我们陷入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

问题的答案正操在安全理事会的手中；最后结局不是导致和平的良机，就是沉沦于不断冲突的无底深渊。

我提到安全理事会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希望安理会能够力挽狂澜，防止这种可怕的结局。

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另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人民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他们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这十二年来，又生活在占领的铁蹄下。我决不低估到处存在的殖民主义残余，这种残余非常严重，令人不能容忍，但是巴勒斯坦人独特的灾难，远甚于传统的殖民主义；就后者来说，至少在黑暗的胡同底还露出一线曙光，时间、国际决心和斗争会带来灿烂的阳光。

悲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的确确已到生死关头，再迟就无可救药，真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些人民，几乎每日每时不断被逐出家园故土，剥夺生活物资和一切资源，甚至剥夺赖以活命的水。

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已成为久矣不闻的奢望。他们眼睛里只剩下一线光芒，就是退而自保，而不是望眼欲穿的收复失地。

他们不屈的决心和重大的牺牲已明确显示，并将继续显示，他们不会放弃抵抗，甘于灭亡。但是，这对于他们自己，对于压迫他们的人，甚至对于达成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迫切需要，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在其故土上复兴民族的不可剥夺权利，才是达到他们如此珍视和应当获得的和平的唯一途径。

我在一九七六年说过，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会议和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寻求和平的转换点，要不然一定会陷入无穷的争斗。

看起来好象我在本末倒置，其实我有意如此，目的在指出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为审查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移民点有关的局势，所设委员会的成员提出的报告的全部背景、范围、及所涉问题。

安全理事会对于委员会的成员——葡萄牙的马希亚斯大使（主席）、玻利维亚的德扎瓦拉大使、赞比亚的穆图克瓦先生——模范地履行任务，应当感到自豪，因为时限是如此之短，而且碰到没有其他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会再遇到的情况。我国政府感谢委员会及其最能干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热诚辛苦，寻求真象，看法客观，道德高尚，眼光又敏锐。

委员会收到了许许多多的文件、材料、地图和证据，但是并没有因而见树不见林。委员会已综合大量资料得出连贯的、简明的、一清二楚的结论，这样应当有助于安全理事会领会其严重性，便利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迅速采取决定性措施。委员会当然不愿自夸，所以我诚心提议，不论提出什么样的决议草案，安理会应在其中一段，特别赞扬委员会无畏无惧、无所偏袒地执行了任务。

我也想提议，委员会应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以色列——从报告中可以明白看出，实际上，整个以色列领导圈的宣言指出——已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财政年度拨款两亿美元，用以继续移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更何况，以色列领导人公开宣布，开放殖民将继续是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官方政策。

我确信，安全理事会一定会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当局不负责任的无耻抗拒态度，它竟然拒绝安全理事会委员会进入被占领领土，这简直是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如果有任何借口的话——故意侮辱联合国的最高执行机构。

从委员会的报告(S/13450)第8页,我们得知,委员会主席曾想就委员会执行任务的方法,同以色列代表交换意见,但以色列代表狂妄地向主席说,以色列政府对在其控制下的领土所采取的行动,无不可告人之处,那里的情势曾经许多公正的观察人员自由加以调查,他们一贯证实以色列政府所作的声明,同时表示该国代表团不准备同委员会有任何联系。

实在奇怪,如果以色列当局无不可告人之处,那它为什么故意断然拒绝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入境调查呢?此外,以色列代表声称,对那里的情势自由加以调查的许多公正的观察人员,又是些什么样的神秘人物呢?

我们都很清楚,占领当局一直无耻地拒绝联合国视察一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这个不幸的民族正处于无法无天的暴政淫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占领的欧洲遭到浩劫后订出《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况。

我们不禁要问:受到根本不存在的观察人员证实的到底是以色列的哪一项声明?难道就是以色列声称有权不顾国际社会的断然谴责,进行并吞、没收、驱逐、压迫、肆无忌惮地违反人权的宣言吗?可以肯定,以色列当局不是在开玩笑,就是根本蔑视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要知道,当初正是联合国附有条件地让以色列成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让以色列在这个国际组织中保留会员资格。应当明确地告诉它,如果以色列竟敢不喜欢联合国拒绝对它降尊屈就,那么在它头脑清醒以前,应适把它暂停会籍或驱逐出会。这在公共或国际事务中,都是正常举动。

同样,我们在报告第23段中看到,以色列代表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的信中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说:

“...考虑到第446(1979)号决议通过时的情况,以色列政府拒绝接受整个决议,因此不能对该决议所设的委员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合作。”(S/13450,第23段)

真正说来高莫名其妙的是以色列竟然想不出比较恰当或巧妙的借口来抗拒安全理事会,而是直接嘲笑安理会的行为。

我参加了三月间的辩论，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以色列竟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决策过程不适当。我倒想请教以色列代表，可不可以告诉安理会，今后为了平息占领当局的过分狂妄，安理会应当遵照什么样的规则或程序。

约旦政府在提出控诉时，列举了事实、数字和地图，旨在证明：以色列并吞了被占领的西岸百分之二十七的面积；当时已有九万多名殖民者移居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和西岸其他地区；在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与约旦河之间，设立了三个移民带，目的在于从实际上和心理上对该地的合法居民加以分割、包围和肢解。我们提到了从西面向西岸方向逐渐蔓延的另一个移民带。我无须浪费时间再向安理会重述我以前说过的所有事实和非法行为，因为这些都已记录在案。

安理会想必记得，以色列代表后来企图驳倒我国政府提出的事实的可靠性。我向他挑战，要他同委员会合作来证明我是错误的。但以色列代表拒绝这样做，这只能证明，被占领领土的局势比我说的还糟，非但如此，占领当局还以有形方式和施加报复的露骨威胁来防止人民到联合国委员会前作证。有些人认为，以色列是中东民主与自由的堡垒，请所有持这种看法的人清醒一些，别再盲目推崇了。

委员会的报告明白告知安理会，一共有133个移民点——包括17个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另外62个在被占领的西岸其余地区，29个在戈兰高地，25个在加沙地带和西奈。委员会认为，以色列移民点的建立与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流离失所，是相互连系的。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这项政策以来，耶路撒冷和西岸的阿拉伯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这是事实，因为我知道，我们在约旦河东岸收容了从西岸、耶路撒冷、加沙地带来的几十万流离失所人士。另外还有几十万人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欧洲和其他地方工作，但他们是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公民。他们回到那里过夏。他们把侨汇寄回家。他们在自己的城镇、乡村盖房子。他们养活他们的老人小孩。他们都是流离失所人士。现在到了夏天，他们都到安曼来度假——至少大多数是这样做的。以前，他们通常到黎巴嫩，有时到欧洲去度假。是的，百分之三十二的居民有家归不得。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

被占领领土的经济，已成为以色列殖民、扩张、进一步侵略的罪恶目的的低押品。可悲的是，大约有2亿美元流入该地——多数来自外面——供肆无忌惮的、应受指摘的侵略之用。

我国政府向尊敬的安理会呼吁，要求那些寄回这么大批钱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和促进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家园的和平与生存，就不要再寄钱了。单是大胆声明决心要达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而所采行动的惟一后果却是破坏这种和平的成功前景，那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已经处在紧要关头，如果不挽回和扭转这个过程，我们立刻会发现，一失足成千古恨。

请所有真心诚意想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人挺身而出，坚决明确地发出怒吼，采取行动。巴勒斯坦人民坚守正义的事业，在全世界日益增多的支持下，是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的。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无限坚忍，因为他们除了生命和神圣的家园之外，一无所有，一无所望。他们最珍惜的梦想是公正的和平；他们的梦魇是目前无情的殖民行动，当然理应如此。如果和平是建立在坟墓上或新式奴隶制度上的话，和平不过是句空话。

约旦荣幸地有几天机会接待卓越的安全理事会使节，我们看到委员会无可置疑地证明我们三月间提出的指控的真实性，但我们并非得意洋洋，而是痛苦万分。前天我离开安曼时，许多各阶层人士都向我直说，“谴责殖民行动，要求以色列占领当局停止的决议已堆积如山，而同时屠夫的尖刀却无情地宰割我们小小的破碎家园，再加一份决议又有什么用？”我说，“让我们等着瞧，看看在十二年马拉松式的占领和殖民之后尊敬的安理会是否会以行动、而非空言来履行其庄严的职责。让安理会作出决定，立即禁止进一步的殖民行动，作为达成公正和平的第一步，以便巴勒斯坦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刚才传达了严峻的事实，现在我结束正式发言。

对于以色列大使的发言，我不得不加以回答。

最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被占领领土殖民化的法律方面，他似乎同罗斯托教授的看法一样。我对罗斯托教授理应尊敬，但他似乎没有充分调查研究。他的理论根据是所谓的“旧委任统治”，却忘记了一个事实，即一九四六年英国政府已把该委任统治和他所谓的“神圣委托”移交给联合国大会。后来，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联合国继承了《国际联盟盟约》有关委任统治的部分，即相应于《联合国宪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的部分，联合国于一九四七年开始审议巴勒斯坦前途问题。联合国对该问题的管辖权，后来由国际法院在审议西南非洲——现在当然应称为纳米比亚——问题时加以追认。

后来，大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该委员会叫作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

大会在委任统治国的要求下，召开了一届特别会议，并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建议把巴勒斯坦分为两国——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一个“犹太国”——，两国组成经济联盟。少数民族报告则反对分治，建议成立联邦。

分治计划第三部分为耶路撒冷城规定了特别的国际制度；这个制度应于委任统治国军队完全撤出后两个月开始实施，但无论如何不得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两国各自成立临时治理委员会的过渡期间，每个国家当局对所有事项，包括移民和土地所有权，应有完全控制权——我再说一遍，每个国家当局应有完全控制权。其中特别说明，不再准许另外的犹太人到计划的阿拉伯国地区定居——计划的阿拉伯国，比现已缩小的西岸和加沙要大得多——，也不再准许另外的阿拉伯人到计划的犹太国内定居。但是，在此我要强调，虽然计划的阿拉伯国只有1.5万至2万名犹太人，但在计划的犹太国阿拉伯人几乎同犹太人一样多。

虽然阿拉伯人拒绝了该计划，而犹太机构名义上加以接受，但安全理事会仍受托监督该计划的实施。

大会第181(II)号决议，从来没有实施过，而犹太军队占领了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他们肆无忌惮地违反联合国决议，在一九六七年以后，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国，还向外扩张。

无论人们对这项计划持何种看法，如果研究一下其中的条文和用字，看到这项计划具体地保障土地、人民、水源、宗教、历史遗址方面的权利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项计划至少对基本人权和法律权利，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与此相反，以色列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奉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除了蛮力，不遵守任何规范，无论人法或神法，一概不顾。

分治计划第三部分规定耶路撒冷城将成为独立主体，在特别国际制度下由联合国管理。管理当局应当实现下列具体目标——我依次序念出，以显示以色列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处所的行径是如何背道而驰：

“1. 在三大一神教之城，维护独特的精神和宗教利益，为此目的，确保耶路撒冷的秩序与和平，特别是宗教上的和平。”

现在，我想回顾一下和解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洛桑举行的会议，当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签订议定书，赞成实施联合国各项决议，包括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但是，以色列甚至在和解努力失败之前，就翻脸拒绝予以认可。

八月二日，以色列当局声称，联合国未克为耶路撒冷的地位提供法律基础，宣布耶路撒冷追溯到五月十五日起，为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同时他们的管理当局开始进驻圣城。也在八月二日，解散了军事政府，并吞了西耶路撒冷。一九六七年战后，又立即采取了同样行动。

四月三日，签订《停战协定》。《协定》第二条(2)确认：

“……本《协定》的规定绝不影响任何一方在最后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权利、要求和立场……。”

第八条涉及耶路撒冷，要求一个特别委员会留意：在重要公路上交通自由；让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民回返家园；恢复公共服务，诸如埃恩角的水和电力，以交换——

我现在回答布卢姆大使——自由进出圣地和各文化机构的权利，其中包括希伯莱大学和斯科普斯山的哈达萨医院，以及使用橄榄山墓地的权利。

狡猾的以色列人欺骗世人三十多年，声称约旦不许他们前往哭墙，但故意不提他们自己不许阿拉伯居民回返家园，拒绝重新开放重要公路——诸如耶路撒冷—伯利恒公路——，也不恢复阿拉伯耶路撒冷的水电供应。阿拉伯耶路撒冷几个月没有水电，不得不靠井水过活。

最能表明所谓以色列人笃信宗教的虚伪性的是——我是说除极少数人以外的全体——以色列人宁愿夺取阿拉伯人的房地，而不在乎是否能去他们号称最神圣的圣地——哭墙。他们居然控诉约旦，说约旦拒绝他们前往哭墙，破坏旧城的犹太教堂，实际上他们完全知道，正是以色列人自己不顾犹太区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在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区安插了1,000名犹太自卫军，从城墙内外同时发动攻击，结果造成了布卢姆大使提到的破坏。战火一起，必然会导致破坏。战斗期间，谢里夫清真寺地区损失惨重。这绝不是故意造成的。

布卢姆大使一直在说耶路撒冷，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十分激动，尚请安理会原谅。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耶路撒冷，是4,500年前由哲布斯的闪族阿拉伯人建立的。他们把它称为乌鲁撒冷。几年前，在叙利亚北部埃布拉地方令人激动的出土文物，证明了这点。在皇宫中发现了大约2万个铭文，其中把耶路撒冷称为“乌鲁撒冷马”。希伯莱族人后来渗入耶路撒冷，但是当地居民——耶路撒冷的创建者，耶路撒冷永远的合法居民——是哲布斯城的闪族阿拉伯人后裔——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入侵的希伯莱人。大约3,000年以前，他们确实共存过，但事实具在，远在任何一个希伯莱族人入侵之前，巴勒斯坦人已在耶路撒冷生活了好几千年。以色列人以耶路撒冷为圣城，但我可以向各位保证，一旦丧失耶路撒冷，我对伊斯兰教的信心就死了一半，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第一个朝拜方向，受到十亿回教徒的崇拜。它同样受到世界上甚至更多基督徒的崇拜。它不属于任何种

族；它不属于任何民族；它不受政治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垄断。它应当是座和平与友谊之城，各族共存，既自由又庄严，而不应成为以色列人所要求的屈服和奴役之城。

他们所谓的“统一”，事实上是并吞而已。即使把耶路撒冷以外的整个国家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是不能接受——我不但以我自己名义发言，而且也以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的名义发言。我希望，布卢姆大使能正确认识这一点。

布卢姆大使提到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发生的一次动乱。发生在阿拉伯人称为“萨瓦尔·布拉克”的地方；阿拉伯文里“布拉克”相当于哭墙。穆罕默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从这里出发在夜间到园顶寺升天。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一九二九年来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萨瓦尔·布拉克”起义。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头十年，在耶路撒冷的政府受伦敦指示，负责维持到那时为止一直存在的现状。犹太人——我称他们为“犹太人”，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叫以色列人——屡次企图改变现状，使用当时不准使用的崇拜装置。后来，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九月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把凳子、椅子及其他物品带到哭墙去。不过，犹太人在一九二八年九月的赎罪节，违反法令张起一幅屏饰，英国警察立刻加以取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全世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理事会，象往常一样，以宗教名义发起恶毒的宣传攻击，他们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穆斯林教徒合法拥有哭墙及其前面的通道。一九一八年韦斯曼博士发表演说，一九二〇年科克犹太主教发表声明，要求把哭墙归还“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因此穆斯林最高理事会深信，犹太人志在拥有阿克萨清真寺的西墙——“布拉克”。

成百名的准军事人员、犹太自卫军和其他青年组织，树起犹太复国主义旗帜进军哭墙。阿拉伯居民在其领导人的敦促下，尽量自抑，甚至在强盗穿过他们的住区时，也自我克制。但在第二天——星期五——，正好是穆罕默德的生日，反示威爆发，八月二十三日，骚乱蔓延开了。

政府立刻重申《一九二八年白皮书》的规定，维持原来的现状：国际联盟行政院立刻任命和批准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瑞典前任外交大臣担任主席。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该委员会按照英国法律制度，详细研究了各项文件和证据之后，一致裁决如下：

第一，西墙的所有权和财产，完全属于穆斯林，是谢里夫清真寺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墙前与毗邻的马加卜—摩洛哥区前面的通道，属于穆斯林，按照穆斯林教谢里亚法，其对面已成为寺产，用于慈善事业；

第三，犹太人随时可以自由进往西墙，做礼拜，但必须遵守某些规定。

回顾历史，令人感慨的是，赫拉克留斯从波斯人手中收复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因间谍行为被罗马帝国惩罚和驱逐，十字军也同样把犹太人逐出耶路撒冷，只有穆斯林教徒在萨拉丁解放耶路撒冷以后，本着伊斯兰宽容精神，让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寄居在公共和私有的寺产——属于慈善事业——上；他们把橄榄山坡上的寺产土地租给犹太人，为期100年，现为犹太墓地。到一九四八年为止，犹太区面积还不到100杜努姆，而整个地区是属于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的。所谓一九六七年以前一百年犹太人占大多数，是故意捏造事实，因为一九二二年以前的人口普查记录可证明其不实。

对以色列大使提出的其他几点，我就不一一回答了。

主席先生，抱歉讲了这么久，最后我希望向您的前任，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致敬，他模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会议。我应该早些提到这一点，但不小心忘记了。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先生，首先请让我向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一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认识到，安理会在这个月内面临着种种重要而微妙的问题。但我确信，在你明智的指引和能干的领导下，安理会定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有成效的结论。

安理会正在辩论一件对我国十分重要的事：以色列人移民至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埃及曾不断地促请安理会和大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位成员会记得，埃及曾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和十月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个严重的问题。安理会因而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一致决定，对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被占领领土内严重的局势表示深切的焦虑和关怀，并且痛惜以色列完全不顾安理会在这方面所通过的各种决定。

当安理会的这项一致决定没有被执行，并且事实上被蔑视不顾时，埃及就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要求列入一个项目，讨论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在被占领领土采取意图改变这些领土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非法措施。大会对埃及的要求的反应十分令人高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第32/5号决议，并经其后的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一项决议再次加以肯定。大会这两项决议确定一九七六年以来在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所采取的一切这种措施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并且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其国际义务。

自从那时以后，以色列人移民点的数目已经增多，完全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事实上也完全蔑视以色列国内强烈警告这个移民和没收阿拉伯人土地的危险政策的呼声。

我现在不想多事强调以色列移民的非法性，也不想进一步说明埃及对这个问题

的立场，因为我国代表团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已说得很详细，并经 S/PV. 2123号文件记录在案。

在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446(1979)号决议以后——埃及完全支持这个决议，按照该项决议设立的委员会跟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进行接触，确定了它的看法，并收集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移民的资料。从一开始，我国政府就欢迎设立这个委员会，并答应与之充分合作，以完成其任务。该委员会对我国的访问十分有用和有建设性。除了跟政府官员开会外，它还会见了知名人士和证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此外，我国政府还向该委员会提出一份详细报告和一份精确地图，载有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西岸、加沙和西奈的移民点的资料。该委员会的报告报导了这次访问的结果，其中说明埃及曾告诉该委员会，埃及谴责这种移民政策，并且坚持移民必须撤走。埃及外交部长告诉该委员会，西奈的移民问题已经如此解决，埃及将致力于使移民从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撤走，因这是西岸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这点，我对于以色列不跟该委员会合作和不让其成员访问被占领土，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希望这个消极态度会改变过来，移民政策纠正过来，因为现在全世界即使不是一致相信也是一致认为，这种政策是非法的、对和平有碍的。

我要向该委员会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委员会已尽其所能执行安理会所赋予的任务。委员会的结论十分令人不安，特别是许多移民点不仅在公有土地、也在私有土地上建立起来。我们全部记得，以色列曾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保证，为了建立移民点，它不再没收私有土地，也不会再把阿拉伯人赶走。好啦，委员会的报道刚好相反，而事实上这也曾经以色列当局自己证实。更令人不安的是，移民地点不仅因所谓的“安全目的”而定，还因农业计划而定。这个事实已经委员会关于移民政策对当地人民，特别是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居民的影响的报告中得到充分说明。

该委员会的报告的提议十分可靠，我国政府完全赞成。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可

以用作安理会行动的基础。移民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必须立即坚决对付。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的夸奖。

今天下午最后的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看到你担任主席实在很高兴，但你很快就要离开我们却又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相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这次辩论将会取得积极的结论。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安理会通过第446(1979)号决议后，我曾立刻发了言。当时我没有置予任何评论，只希望该委员会在访问了被占领土和跟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希布伦和杰里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谈话后，适时提出报告。我们确信，该委员会会走过忧伤之路——十字架道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仍然有此信心，相信上帝会在委员会成员在客西马尼园的伤痛之石旁边比较其笔记时引导他们。

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以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拒绝了这整个决议。他们的态度狂妄傲慢，拒绝跟委员会合作。委员会的报告(S/13450)好几次都强调了这些。

委员会告诉我们，他们坚持“为了同以色列常驻代表团建立联系，以便就委员会执行任务的方法和以色列政府可能合作的程度交换意见而作的努力。”(S/13450, 第17段)

但答复是“不同委员会有任何联系”。理由说得很清楚：“以色列政府对在其控制下的领土所采取的行动无不可告人之处。”（同上）

我要指出，这些领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土，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武力攫取，非法占领。

我又要指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主席的下列声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埃及提出请求之后，安理会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日

举行了四次会议，审议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的局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参与会议。安理会主席经与各成员国协商后，声明安理会已同意下列各点：

“ 1 . 安理会对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被占领领土内目前严重的局势，表示深切的焦虑和关怀；

“ 2 . 重申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领土内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提供便利，使战争发生以来逃离该区的居民回到故乡；

“ 3 . 安理会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¹⁴⁾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此，再度要求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各项规定，并避免采取任何违反此种规定的措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在所占阿拉伯领土改变了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特别是建立移民点等措施，深感痛惜。这些措施构成对和平的障碍，在法律上既是无效，并且不得预断谋求建立和平的结果；

“ 4 . 安理会再次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以及迁移人口以改变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都是无效的，也不能够改变原来的法律地位；它再度迫切要求以色列废除所有已经采取的此种行动，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其他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安理会痛惜以色列完全不顾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第 237 (1967) 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 252 (1968) 号 and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298 (1971) 号等决议，以及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十四日第 2253 (ES-V) 号和第 2254 (ES-V) 号决议；

“ 5 . 安理会体认到，对圣地、宗教建筑物和场地的任何污渎行为，或者对这种行为的任何鼓励或默许都会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S/PV. 1969, 第 13 和 14 页)

这个声明意义十分重大，并且仍然适时。它直截了当地断言，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不可任意妄为。以色列是篡夺者，是侵略军。我们原期望安理会的决定和协商

一致的意见会受到一些尊重，当然尊重国际意旨并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的种族主义者的本性，他们的本性也不会要他们向他们的缔造者和恩人微露感激之意。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以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政府、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和其他人曾写了几封信给安理会主席，报道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我不打算向安理会道其详情。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瓦尔德海姆谈到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移民问题，

“……痛惜以色列政府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肯定对设法全面解决中东局势毫无好处”。(SG/SM/2727)

据《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报道，卡特总统在回答了关于以色列在非法占领领土内的移民政策问题后说：

“这个，美国过去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而我本人对西岸和加沙地区、戈兰高地和西奈的移民问题的立场也是始终如一的。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后，以色列政府完全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们的确认为，以色列在这些地区设立移民点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我曾说过多次，它们不利于和平。

“我们知道以色列政府仍然不时核准新的移民点。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和我不一样。我希望以色列政府严厉压制经议会批准或不经法律手续而建立新的移民点的倾向。但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能作的十分有限。”(《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第 A 1 8 页)

我要告诉美国总统的是，通过安理会，美国代表团可以告诉并且有权告诉一个所谓“主权国家”到哪里止步，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补救办法：特别是《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理会不是在讨论一个成员国的国内政策或事务。安理会现在关心的是外国占领下的人民和领土的命运。

委员会的报告(S/13450/Add. 1)说,它曾跟巴勒斯坦人谈过话,但谈话地点不是耶路撒冷、纳布卢斯或希布伦,虽然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是来自耶路撒冷、希布伦、纳布卢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城镇乡村。在安曼露面的二十二个证人中,有十三个宁愿被称作“无名氏”,换句话说,这些人不能泄露其身份,以免遭受种族主义者军事占领当局的报复。甚至安全理事会也无力保障这些人的安全,即使是在自己本镇常常出现的可能性也没有。委员会会见的证人当中,有两个是被驱逐的市长,耶路撒冷的和拉马拉的。另一名证人(第8号)是个村代表,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乡村的受人尊敬的市政员。这个乡村现叫加拿大公园。

新纳粹份子的心态恶毒、怨恨、虐待狂、精神不健全是十分明显的。人民被迫离开,过了三天以后再才被请回去。当他们见到他们的家园时,由于以色列军事机器的行动——这个由于美国政府的直接插手而号称不可战胜的机器,当和平的村民们看到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房子都不见了。整个乡村被摧毁——六百五十栋房子,其中包括两所学校、一所诊所、一个自流井和一座磨粉厂。除了财产被毁外,有十四名无辜的人死亡,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财物尽丧。

“以色列代表答复主席说,以色列政府对在其控制下的领土所采取的行动无可告人之处。”(S/13450,第17段) 他们根本就无从掩盖其罪行,即使他们称之为加拿大公园。

委员会至少会晤了两位终生事奉上帝和人类的值得尊敬的长者。我谈的是埃利亚·胡利祭师和阿卜杜勒·哈密德·赛义赫酋长。我知道,这些病态的种族主义者完全不尊敬神权和上帝。但我们原期望阿卜杜勒·哈密德·赛义赫酋长的高龄至少也会受到一些尊敬。我们都看过《大灾难》。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目前对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跟纳粹对欧洲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苏联、希腊、法国——所犯下的罪行一模一样。后者的牺牲者数以千万计,其中也有些欧洲犹太人。

委员会曾亲眼看到大灾难的重演。否则我们如何再能描述整个村庄毁灭，至使人类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情形呢？煤气室倒没有用上，但难民营有的是慢性死亡。最近也没有那么慢了。因为散射型炸弹和集束炸弹已经用上，来加速歼灭和种族灭绝过程——所谓的文明世界对这个过程根本就未予痛惜或谴责。在许多地方连提都不提一下。反之，罪犯们的代表却受邀派遣代表如此地为他们辩护，并且在这个会议室内畅所欲言。

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材料十分确实的文件。委员会在 S/13450 号文件内载有听询概要和一些结论。

我要稍为离题一下。由于一些神秘莫测的原因，委员会中关于“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以色列〕这样不肯合作，是一种无视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行为”。（S/13450, 第 216 段）的段落无故失了踪。幸得有人注意到此一遗漏，然后才迟迟回复原状。我并不是说有人当以色列特务，混进了联合国。我只是要把这个事实记录在案。这不可能仅仅是个失误，或者意外，或者巧合。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委员会的结论表现了其成员的感觉或信念。没有人能说这些成员所代表的国家在历史上和传统上以反以色列见称。显然，委员会的成员曾到过我国人民的忧伤之路，并曾在伤痛之石周围聚集，于是真相变得明显，并且为人所知。我要对委员会成员高度责任感表示祝贺，他们也认识到这个事实，即：它们可以通过下列几个方式协助安理会，

“(a) 使安理会掌握最新的基本资料；(b) 查明移民点政策对当地阿拉伯人民的影响；(c) 评价该项政策对‘急需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造成的影响及后果，这个要求是安全理事会在设立本委员会的第 446(1979)号决议的序言部分提出的。”（同上，第 218 段）

亚西尔·阿拉法主席曾非常明确地向委员会表示“巴解组织非常诚恳地希望委员会将完成它的任务，即使以色列拒绝与委员会合作，他也希望这个任务会带来和平。”（同上，第 192 段）

对的，我们致力的是和平。和平会终止三十多年的分散、无家可归、极度痛苦、患难和流血。和平会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和平会让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自由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利、民族政治独立权利和建国权利。和平会使我们重获作人的尊严。和平会让我们有机会对中东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和平会使我们重新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居民。如果我们尽力要得到的是和平，我们要防止的是威胁到几乎四百万巴勒斯坦人生命的新屠杀和大灾难重演，我们是否要求得过高？正如阿拉法主席向委员会保证的，我们非常诚恳地希望和平会重临这个地区。

委员会各成员十分清楚他们的任务和职责，并且严格按照任命行事，在第 238 段至 242 段提出了一些建议。亚西尔·阿拉法主席知道这个任命，所以他告诉他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发展移民点已成为问题的核心。”（同上，第191段）。我们都知到，委员会奉命检查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移民状况。委员会的职权只涉及非法占领及其后果与影响的一个方面，即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殖民状况。因此，委员会并未奉命处理根本的原因。它的工作已经明文规定。它不能处理非法占领问题，也不能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处理不实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取得领土问题。但委员会不能对这个原因视如不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是以这样理解委员会的明确任命去理解它的建议的。

委员会铭记着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取得和平的必要条件。委员会建议安全理事会提出要求，并申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的政策不仅对和平是一种妨碍，而且对在争取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切真诚的努力造成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

委员会建议，应该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建筑和规划移民点。事实上，委员会并没有提出什么新建议。它只是重申过去十二年来的各项决议而已。

我们原希望和期待各成员提出一些较为侧重行动的建议。《联合国宪章》内有条文规定如何对付傲慢和狂妄者。它列有关于经济、军事和其他性质的制裁的规定。

委员会只满足于建议解决现有的移民点问题。我担心委员会忽视或不顾这个事实，即安全理事会曾呼吁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领土撤出。我们只想到唯一解决所谓现有移民点问题的办法：拆除移民点，把土地归还其所有者——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埃及人、或无论什么人，完全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建立移民点就好象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埋设地雷。这是制造安理会不久就要面对的新事实和所谓的实际情况。这些殖民点只不过是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推行其军事侵略、扩张和兼并的军事基地。我们要求安理会切记，预防更为有效，而现在就是预防进一步流血的时候了。特别是，我们呼吁美国和其他资助以色列及其继续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设置殖民点的计划的国家不再提供物质和资金支助。

委员会建议安理会考虑采取措施保障对任意攫取的财产给予公平保护。这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建议，事实上十分软弱无力。要保障财产受到保护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归还这些财产给它的合法所有人。当然，安理会不妨考虑采取措施，保证给任意攫取的受害人所遭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与非法占领部队攫取水资源有关的建议。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认为，委员会满以为只要充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土的决议，该地区人民的权利、财产和水资源就会得到保障。

对于耶路撒冷，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它呼吁以色列政府忠实地执行——我不知道以色列能有多忠实——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以来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当然，我们的理解是，委员会所指的肯定是第252(1968)及其后的有关决议。

对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圣迹，我要说清楚，它们之神圣并不在于建筑物或结构；它们之神圣乃在于崇拜者和他们所崇拜的。教宗保禄曾表示严重关心：耶路撒冷的圣坛由于缺乏崇拜者而成为博物馆。

我确信，委员会所关心的并不仅是保护和保存这些圣迹的独特精神和宗教的一面而已，它也关心圣地的人民的命运和权利。我当然可以理解委员会的关心。因为特奥多尔·赫茨尔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曾在耶路撒冷写下日记如下：

“耶路撒冷呵，将来当我回想起你的时候，必定不会感到高兴。你臭气四溢的小巷沉积着二千年陈腐的野蛮、偏执和闭塞。在这段时间内一直都在此存在的那个人，拿撒勒可爱的空想家”——我确信大家都知道赫茨尔指的是耶苏基督——“除了促进仇恨以外别无所成。如果耶路撒冷有一天归属于我们，又如果我还有能力给它作些什么事的话，我要首先清扫它。我要清除一切不圣洁的事物，在城外建起工人住宅，撤空并推倒东倒西歪的肮脏房屋，烧光一切不圣洁的遗迹，把集市迁移他处。然后，我要尽可能保留古老的建筑方式，在圣迹周围建起一个通爽的舒适的、下水道齐全的崭新城市”。

我实在不懂，当我主耶苏基督在这里被描述成某个增加圣地仇恨的人时，他本人的训导怎可以说是神圣的呢。这就是委员会关心圣城耶路撒冷的精神和宗教一面的绝佳理由。

而且，我确信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叫作邻里教会所报导的一些耸人听闻的事实。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名叫罗杰·富尔顿的牧师于六月二十六日散发的、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的咨料。我引述他的话如下：

“我国”——他说的是美国——“许多宗教领袖都深感惊愕和震动，他们刚刚听说有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愿此事不会发生——将从七月十九日”——就是明天——“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以色列境内发行，而以色列这片土地却又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所热爱的。我们惊悉，圣城耶路撒冷近郊，

古老的朱迪亚山，靠近上帝置于约柜的《十诫》之处，即将成为国际鸡奸者大会地点”。

这就使得委员会对耶路撒冷的关心十分可以理解。事实上，据此间的一份报纸报导，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广告宣称，犹太人男女同性恋者第四次国际会议将要举行。我十分了解委员会对耶路撒冷的宗教方面的关心。我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儿子，我认为我刚才念出来的消息是对这座数千年来一直都圣洁的圣城的莫大侮辱。

最后，我希望安理会一致核可委员会的建议，至少是作为承认真相的调查和报导工作客观、坚持不懈的表示。我们又希望，这些建议不会象其他材料一样，被联合国和公共图书馆束诸高阁。

安理会还可以对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可以委任一个委员会——如果它要任命另外一个委员会的话——进行新的工作：拟订一个行动计划，一份时间表，用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关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问题的决议。

我们要重申，这个庄严的安理会有责任创造和平的条件。我们知道它做得到。安理会只要保证它的决议得到执行，就已经是贡献巨大。它具有《宪章》所赋予的权力。

国际和平与安全摇摇欲坠。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具体行动。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这个项目。我说“三时三十分”是希望和预期如果我们明天的会议开始时间跟今天的一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给这座大厦立下先例，开会只晚五分钟。

下午六时十五分散会